

阳春 著

蔣經國外傳



吉林文史出版社

蒋 经 国 外 传

阳 春 著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1228315

(吉)新登字07号

Jiangjingguo Waizhuan

蒋经国外传

阳 春 著

责任编辑:毛振家

封面设计:许 刚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6.625印张2插页149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5450册 定价:3.3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598-5/K·241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有个性的少年	1
1. 出生	1
2. 水鬼、山鬼!	2
3. 记住! 记住! 记住!	7
4. 冲呀! 冲呀!	10
第二章 鸿鹄志	16
1. “你苦了”、老虎	16
2. 捡回来的生命	20
3. 母亲呵! 母亲!	25
4. “天若有情天亦老”	33
5. “再见俄罗斯”	38
第三章 争千秋不争一时	42
1. 见君如见虎	42
2. 十年别泪知多少	45
3. 第一课	49
4.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	58
第四章 蒋经国王国	67
1. 寨主和他的幕僚们	67

2. 第一章、第一节·····	72
3. 湛尊父命，国法难容·····	78
4. 三个女性的求爱信·····	82
5. 爱、美、力、笑·····	88
第五章 我就是蒋经国 ·····	96
1. 蒋经国就是我·····	96
2. “蓝排长”·····	103
3. “狗蛋！”·····	107
4. 夜宿云峰山·····	111
第六章 挺险走“三南” ·····	117
1. 祸起萧墙·····	117
2. 死里逃生·····	122
3. “阿弥陀佛”·····	126
4. 太平堡不太平·····	129
5. 风云鹅公墟·····	132
第七章 “我也是人呐！” ·····	140
1. 咄咄怪事·····	140
2. “我也是人呐！”·····	144
3. 抓他的壮丁·····	149
4. 猫戏鼠，鼠戏猫·····	152
5. 甜的绿，苦的绿·····	156
第八章 浑金、璞玉、狂老、罗汉 ·····	167
1. “卡扎菲的大爷”·····	167
2. 胸中有誓深于海·····	173

3. 路·····	177
4. “洗礼”·····	181

第九章 杜鹃声声·····185

1. 喋血溪口·····	185
2. 落木潇潇·····	188
3. 杜鹃声里哭残春·····	194
4. 沉舟、病树、断桥、昏鸦·····	203

第一章

一个有个性的少年

1. 出生

我到溪口去时，第一个接受我采访的是一位年已89岁的老者，因为满口牙齿已经落光，说话漏风。他怕我听不懂，每句话都重复两遍。

他告诉我说：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我们这里不叫溪口，叫禽孝——禽孝村。虽然村子的名字很俗，却出了两个人物——蒋介石和蒋经国。

俗话说：一人飞升，仙及鸡犬。1928年，蒋介石当上了北伐军的总司令。出总司令的地方怎么能叫如此粗俗的名字呢？蒋介石一声令下：废禽孝改溪口。从那时起，溪口镇这名一直沿用至今。

“你到我们蒋氏宗祠里去查过族谱吗？蒋介石的父亲叫蒋明火。他继承祖业，在村里经营一家杂货铺子，因为他买卖公平，生意很不错。可惜连讨了两个老婆，都打短命死了。算命先生告诉他：‘汝需娶一斋婆，方能长命久安。’听了算命先生的话，蒋明火最后果真娶了一个叫王采玉的回来做填房。蒋介石就是这位王采玉生的。”老人一口气先介绍蒋经国的先祖。接着，又介绍其父蒋介石。

蒋介石做满月那天，蒋明火请了一位老道来给蒋介石看相，老道说：“这孩子命苦呢。”这话似乎给老道说对了，蒋介石年方9岁，他的父亲蒋明火便匆匆地去了阴间，留下一门孤寡，悲苦情况难于比喻。这位王采玉为了解除自己的孤单和传宗接代的需要，在蒋介石刚刚开始发育时，她便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5岁的老婆——毛福梅。

蒋介石是1901年结婚的，那年他刚满15岁（一说14岁）。婚后整整10年，他妻子毛福梅的肚子一直是瘪瘪的。1910年3月18日，毛福梅却生下了一个取名叫建丰（蒋经国）的胖小子。

2. 水鬼、山鬼！

当年蒋介石将自己出生的禽孝村改名为溪口镇，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发源于四明山的锦溪，九曲盘亘，从禽孝村潺潺穿过，溪水清冽，山峦重叠，景色秀丽。蒋经国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美丽的大自然熏陶了他的耿直秉性。

和贾宝玉一样，蒋经国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祖母王采玉、母亲毛福梅、小母姚怡琴、侍婢蒋聪玲。这几个女人都笃信佛教，她们重妇节、守孝悌，好洁、爱静。按理说，蒋经国应该学得循规蹈矩、闲雅若素的，事实上他的性子比较野。刚学会走路，便赤着脚（他不愿意穿鞋）到处乱窜，一刻也不停息。为此，祖母王采玉不知请过多少个医生，给他开过多少张“清肝火、泻燥热”的方子。然而天赋的秉性并不是药物可以校正的。等她们明白这个道理时，蒋经国已经长到5岁了。

5岁的蒋经国最喜欢的活动是“玩水”。赤日炎炎，锦溪的清潭里，孩子们正在大玩“狗爬式”。“咔嚓——咔嚓——”，溅起来的水花近乎丈高。谁家的孩子见了这水花不往水里跳呢？蒋经国连丝绸衣服也没有脱，便投入了锦溪。

“建丰呵，你怎么跟着那些‘小赤佬’钻到水里去呀？”祖母王采玉把蒋经国拽到岸上，抹掉他身上的泥水。

“那水底下有水鬼呢。”祖母说。

“水鬼是什么东西呀？”蒋经国问。

“水鬼就是专门把人拖到潭底下去喂鱼的鬼呀！”祖母哄骗他。

“那水鬼怎么就不拖他们呢？”蒋经国指着正在戏水的孩子们说。

“水鬼是专门拖不听话的孩子去喂鱼的。你就是不听话的孩子呀，水鬼就专门拖你到潭底下去喂鱼。”

“水鬼象什么样子呀？”蒋经国又问。

“就跟我们家神龛里的罗汉一样，他的力气可大啦……”祖母又哄骗说。

蒋经国不说话了，他知道家里神帐中的那些长胡子的罗汉都是木头做的，他们被香火熏黑了的脸，都要祖母常常拿着毛巾去为他们洗呢，这种木头人能拖什么人到潭底去呢？

“水鬼”之说吓不倒蒋经国，他照旧向河里跳。祖母王采玉阻挡他，他向祖母脸上吐唾沫，侍婢拽住他，他咬掉了侍婢手上的一块肉。

穷人玩画眉，富人养娇仔。

于是，锦溪河畔出现了一幅“蒋氏娇子戏水图”：四五个妇女打着洋伞站在清水潭畔，她们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根长

长的竹篙。

“建丰，我的宝贝孙娃，你可千万要扶着我们的竹竿游呀……”祖母千叮万嘱地说。

很快，蒋经国就跟“小赤佬”们学会了“狗爬式”。一身油光滑亮的皮肤，紧绷绷的，谁见了都要捏他一把。不久，他又学会了新花样——潜泳，屁股一蹶，钻入水底半天不起来，这却吓坏了王采玉和毛福梅。

“我的乖仔呵！你要是成了水鬼，阿奶阿姆跟着你去阴间呢。”祖母唠叨起来。

从那时起，蒋经国有了第一个绰号——“水鬼”。

蒋经国虽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然而他游泳的速度和耐力，却曾使苏联的游泳健将大为惊讶，这是后话。“今日五时起床后，我立即去了黑海游泳，入水之后实在不愿出来。”这是蒋经国记述他在苏联时的情况。在赣南时，他曾多次强渡赣江。“我在水里比在陆地上更自由。”这是蒋经国挂在嘴上的话。后来到了台湾，浩瀚的大海，更是他“常常畅游不愿归”的场所。

笔者搜集到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蒋经国上私塾以后，有一年夏天，他要到河里去游泳，塾师领了王、毛两夫人的叮嘱，执意不让他去，授课完毕便将他锁在馆里。

“跟我一道在屋里好好地睡个午觉吧。”塾师对蒋经国说。

蒋经国哪里禁得住呀！他几次欲跳窗通逃，无奈稍一动作，塾师便从帐子里伸出头来要他强躺在床上，如此这般，三番几次后，塾师恼火了：“你一定要出去也可以，我给你出一条对子，你若对上了就放你，若对不上，就乖乖地给我躺着睡午觉。”

塾师出的上联是：

“画眉笼，笼画眉，画眉跳上又跳下”。

不用说，这是讽刺蒋经国，是说：我把你这个“小画眉”关在笼里，你想出去吗？做梦！你只有跳上跳下的份。

这位塾师当然创作不出这样的对联，是从什么书上抄来的。你看：3个“画眉”叠词，一前一后一中间，两个“笼”字，1个动词，1个名词，除此之外还叠着两个“跳”字。先生想：嘴上无毛、年仅10岁的蒋经国，谅他只好“乖乖地给我躺在床上睡觉”了。

蒋经国5岁半开始捧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比较机灵，十分好学，几年之内，塾馆里的书几乎给他翻了个遍。什么对对子呀，做格律诗呀，他早就谙熟了。

“这老家伙骂我是关在笼子里的画眉呢，好哇……”蒋经国心里有气又不服气，暗暗咒骂先生。他绞尽脑汁，终于悟出了道道，于是提笔在上联旁边写出了下联，上、下联放在一起是：

画眉笼，笼画眉，画眉跳上又跳下；

乌龟帐，帐乌龟，乌龟爬进又爬出。

“先生，我对上了，写在这里，您起来自己看吧。”蒋经国说完，跳过窗台逃之夭夭。

这件轶事，知之者甚少。第一，那位塾师受辱，他当然不会对别人说；第二，这件事，蒋经国只跟他的一位“亲如手足的朋友”说过，而他的这位朋友“觉得此事有损蒋经国”，因此，“从不提及”。

除了“戏水”之外，蒋经国生平的另一爱好是“爬山”。

溪口的那座大山——武岭，虽然没有巍峨的剑塔冰峰，

但是清明的蘑菇，中秋的草莓和森林里伸手可取的鸟巢，是足以使孩子们神魂颠倒的。蒋经国在天冷不能下河戏水时，便往山上跑，每爬到一座石壁峥嵘的山巅时，他便放声狂叫，一边聆听自己的声音在四山回响，一边褪下裤子，放肆地向山下射尿。

“妈呀！我的乖仔，你要是从那悬岩上掉下来，你阿奶阿姆也就不要活了……”因为追赶不上蒋经国而远远跟在他后面的祖母王采玉和母亲毛福梅，气喘吁吁地在悬崖峭壁下仰望着他呐呐地说。

“……乖仔哟，你快下来呀，那林丛里有‘山鬼’呢。”祖母又在哄骗他。

“山鬼是什么东西呀？”蒋经国问。

“山鬼就是专门拖不听话的孩子到林子里，去剥他的皮，吃他的肉的鬼呀！”祖母回答。

“呵！我知道啦，他们就跟我们家神龕里的菩萨一样，青面獠牙，红胡子、蓝眼睛……”

“对！对！乖仔你知道就好。快下来，跟阿奶阿姆回家去……”祖母招唤他。

“我不回去，我就是要到山上玩耍。我不怕山鬼，我自己就是‘山鬼’，‘山鬼’就是我。上山呀！上山呀！”蒋经国一边吵嚷着，一边往山上爬。

王采玉和毛福梅不知道，当蒋经国登临高山或游越激流时，他所得到的愉悦和激奋，是言词难于形容的。这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是压抑不住的。

3. 记住！记住！记住！

有的人一夜之间，满头青丝突然变成了银丝。

“对于我来说，11岁那一年，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我突然失去了宠爱我、常常将我抱在怀里，用她的黄牙轻轻地咬我的祖母——王采玉。”蒋经国回忆说。

蒋介石9岁丧父，将他抚养长大的是母亲王采玉。王采玉病歿的噩耗传到他那里时，虽然军务在身，他立即星夜赶回溪口，“痛哭流涕，长跪不起”。他亲手给他母亲写的挽联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

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当时只有11岁的蒋经国，戴着一顶麻纱白帽，四处痴痴迷迷地走着。“祖母才58岁呀，她真的就死了吗？日后谁还会把我的脸颊咬得痒酥酥的呢……祖母整天膜拜的那些菩萨怎么就不保佑她呢？父亲会给祖母凿一个像，也放进神龛的帷帐里去吗？”蒋经国痴痴迷迷地自问。

王采玉的后事料理完毕，蒋介石默默地坐在丰镐房楼上，毛福梅和蒋经国站在他面前。

“建丰儿，为父教你几句话，你听着。”蒋介石指着屏风上尚未拆下来的挽联说：“爸爸写给阿奶的这副挽联，你解释给我听听。”

蒋经国凝望了半晌说：“阿拉讲不出。”

“讲不出，那好，你来看看这个。”蒋介石从书厨里拿出一本线装书翻开。“这是曾文正公（曾国藩）给他奶妈写的一副挽联，你给我念念看。”

蒋经国接过书，很顺畅地念道：

“一饭尚铭恩，况保抱提携，只少十月怀胎；千金难报德，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

“懂它的意思吗？说给我听听。”蒋介石问，

“是说他的奶妈抱他、喂他、牵他学走路……虽然不是生他的，但她什么都跟亲妈妈一样……这些恩德是用金子报答不了的，应该牢牢记在心里，永不忘怀……”蒋经国怯生生地说。

“对！对！”蒋介石十分高兴。“对奶妈尚知有恩必报，况是生身母亲呢，懂吗？孝道，乃你毕生务必做到的第一件大事。”蒋介石教训说。

蒋经国睁大了眼睛。

毛福梅笑出了眼泪。

“听见你阿爸的话了吗？阿奶去了，今后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孝……”经国母亲毛福梅补充一句。

“明天我要走了，你去给建丰检点一下行装，明天跟我一道到上海去。”蒋介石吩咐毛福梅说。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毛福梅以为自己听错了话，急切地问。

“什么？什么？要想让你的儿子能出人头地，就要到大地方去读书，念洋文……。少啰嗦，快去捡点行李，我们明天一早出发。”蒋介石不耐烦地说。

“阿奶刚走，如今又要把我的儿子抢走，丢下我寡不寡、妻不妻……。嫁到汝蒋家整整20年，你在家里住过多少夜？要走，带我一起走，要不就一刀把我杀了你们再走！”

“带依去？依是啥东西？也不拿镜子照一照依……”

毛福梅知道蒋介石对她没有感情、嫌她年岁大，没有他

的小老婆们年轻漂亮。她怪自己的命苦，但是，她决不让蒋介石把她的儿子带走。蒋经国是她的心肝肉，没有他，她会孤独寂寞得无法忍受。

“侬个大赤佬！”毛福梅本来积了一肚子怨气，这时她冲上去一把揪住蒋介石。“侬杀了阿拉，再带阿拉的儿子走！”

“啪！啪！”两个耳光，蒋介石把毛福梅扇了个趔趄。

“侬打吧！打人没得本事……侬拿刀来……拿刀来更快……”毛福梅偏偏生就了一付强悍的倔脾气。

“卟——”蒋介石朝毛福梅胸脯捣了一拳，接着又补了一脚。

“侬个勿要脸的东西，泼妇！”蒋介石又破口大骂。毛福梅脚一滑，脸一仰，“咚咚咚”地沿着楼梯直滚而下……一旁被惊呆了的蒋经国，突然冲到蒋介石的面前。“侬个大狗蛋！大狗蛋！……”他把蒋介石的上衣撕了。

第二天，蒋介石悻悻而去。

当鼻青脸肿、一身骨头象散架似的毛福梅苏醒过来时，一把抱住蒋经国，喊着：“我的建丰儿，你可要记住为娘受的什么苦呵！懂吗？要记住！记住！记住啊！”毛福梅对蒋经国告诫说。

“阿妈，你拿钱给我……”半晌，蒋经国说了一句话。

“你要钱？”母亲问。

“我要去投拜拳师，我要去学拳脚功夫，下次他再回来打你，我就用学来的拳脚功夫揍他。”蒋经国稚气地说。

从那以后，蒋介石再也没有回过溪口。

“建丰，阿妈这几个月一直睡不着，你知道吗？”母亲毛福梅问蒋经国。

“知道。”蒋经国回答。

“阿妈日夜都在想，你还是到上海去找你阿爸好，跟他去……”母亲说。

“阿妈……”

“你阿爸说得对，留在乡里，日后你顶多跟你阿公蒋明火一样，当个杂货店的小老板。”毛福梅接着说。

“……”

“过二年你就十二岁了。别怕，读到了书，做了大官再回来接阿妈去，阿妈在乡里给你念佛保佑你。”母亲毛福梅说。

蒋经国回忆那段往事时说：“……我只觉得我在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我在武岭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我突然悟出了许多道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变成了一个爱打抱不平、好管闲事的人。谁受压迫，我就去帮助谁……。离开家乡的那一天，我默默地站在村口，默默地向武岭、向锦溪鞠躬。再见！锦溪。再见！我的可怜可悲的母亲。‘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母亲啊！此去经年，下雪的日子谁来给你捂脚？谁来给你挖耳屎？我将来写给你的信，谁来念给你听？”

蒋经国要去的上海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蒋介石会喜欢他吗？这都还是未知数。

4. 冲呀！冲呀！

蒋经国穿一身灰棉布褂衣，乘船来到上海。到码头去接他的是“一位美丽的妇人”。她就是蒋介石的另一位小老婆陈洁如。

“这位上海妈妈很喜欢我，她领着我到十里洋场转游了几天。当时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霓虹灯和黄包车。在我们家乡，只有在雨后的斜阳中才会出现时隐时现的霓虹，怎么这大上海偏偏在晚上出现虹呢？那时候上海的霓虹灯还不多，大都装在高楼大厦上，我无法看清它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只能仰着头遥遥翘望。另一件东西是黄包车，它就跟一间小屋子一样，比我们家乡的花轿好多了：有躺椅，有灯，还有十分好听的铜铃。上面常常坐着胖乎乎的阔佬，下面拉车的汗流浹背，气喘吁吁。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这是蒋经国后来回忆他刚到上海的情景。

这位“上海妈妈”对蒋经国就象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正是她“走后门”让蒋经国进了万竹小学。可惜不久蒋介石便带着这位“美丽的女人”去了广州，而把监护蒋经国的责任托给了蒋经国的姑丈竺芝珊。

锦溪河畔的“小皇帝”，在上海的万竹小学却成了被同学们嗤笑的“乡巴佬”。矮敦敦的蒋经国，剃一个小平头，穿一套自己很不习惯的洋服。“那些阔佬们的子弟，常常拿我当下饭菜。有一天，几个同学竟故意在我的白衬衫上用黑墨画了一道鬼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用在家乡学来的拳脚功夫，狂叫着‘冲呀！冲呀！’把那几个狗蛋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段也是蒋经国对他刚到上海念书的情况的回忆。

蒋经国与别人搏斗时怎么口里总是高喊着“冲呀！冲呀”呢？他自己解释说：“这是我的那位拳师当年教我拳脚功夫时，让我呐喊着壮胆助威的。后来就养成了习惯。”

蒋经国的功课并不好，除了国文全班第一外，算术和图画都不及格，但是在全校的运动会上，他却在自己高喊着